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允塘載青輯藏

書

元圻案鄭暉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晁氏讀書志

周官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

昭公十二年

所謂三

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

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綽東面

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

子而學焉也

案見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曰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孰謂無書可讀哉

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元圻案宋邵氏博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入一日爭新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大戴禮說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月王端綽師尚父亦端綽秦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

困學紀聞注 卷一

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光張禹何嘗不讀書乎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

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

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

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

元圻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謂帝顓頊 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涪灘高誘注八年秦始皇皇帝位曰呂不韋者濮陽人也始皇帝尊為國不韋乃集嬴生使著其所闕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備名為呂氏春秋

書大傳全云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

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

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

禾揜譜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

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逸注鄭漁仲云

夾深先生鄭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校錄恐未然元

糖字漁仲伏生至孝文帝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從學焉

伏生終後數子名論所聞以已意補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

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

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

此書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嘉禾揜語皆逸書而此書皆有傳蓋伏生畢世

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零星斷句

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隋書經籍志尚書逸

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唐書藝文志書類徐逸注逸篇三卷鄭氏樵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

秦火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丘古文工作並與相近故誤傳

以爲共耳九丘者卽所謂八索九丘也伏生名勝字子賈見後漢書伏漢

傳湛其九世孫也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顛

項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去

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

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

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

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案財今木賈而身

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

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帝堯

曰吾吾說苑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

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一民

也說苑君道篇載此以爲河間獻王之言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

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

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

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

人爲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下有去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

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

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

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靜居獨思譬其若火舍學聖之

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

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

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

困學紀聞注 卷二

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

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以上四句亦見說苑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

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

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

粥子武王問王子且師尙父淮南人閒訓引堯戒

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黃帝

中凡銘曰子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與此戒略同此帝王大訓

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

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

言尙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翫繹於斯何云皆似戰國諸子之語

若上古之書必更簡質○元圻索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  
鸞熊鸞熊子事文王早卒 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  
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始祖 修政語下篇鬻子對文王曰君子將  
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  
去其職暗暗然如日之已入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  
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效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  
不和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和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  
不和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和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  
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又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  
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又曰  
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  
則謂之下人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  
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然也剛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  
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免於二死  
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天死之  
誅免於三生矣君積於時而用之有節則刑罰廢而民無天死之誅免於四生  
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王子旦對武王曰凡有治心者必  
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  
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  
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  
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四

道者使之所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 呂  
汲公大事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 呂  
蕭何獨收圖書而遺此惜哉 宋蘇森希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誅守尉雜燬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  
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書而不及此竊爲益人一炬耳 漢書惠帝紀公  
羊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燬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又蕭何傳沛公  
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燬之又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  
六篇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茲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

此吾安敢廢此也

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

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閩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

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義疏篇此云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何云  
閩之前載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元圻索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各  
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唐書宋志皆作十五卷惟通志藝文略又  
別出三卷晉一本蓋卽陳氏書錄所載止存十三篇之本郡齋讀書志墨子  
五十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同爲說云是宋時亦有完  
本厚齋未之見也

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

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

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

文以上見序錄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尙書未必皆孔安國

之本案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爲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

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

今字藏其舊本開寶宋太祖九年改元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

咸平宋眞宗初元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

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

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尙書呂微仲得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五

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

舊文以岐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闕按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

眞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

古也 元圻家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

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秦晉與河內女子所獻不

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爲之

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遂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

作傳又梁有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等撰 陸德明曰漢人

不傳音後人所託 唐書藝文志今古文尙書十四卷闕元平 陸德明曰漢人

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頗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定古

文從今文 馬端臨通考經籍考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

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玉海三十七唐陸

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尚

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

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 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

尙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安國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見氏讀書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隸

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

二於釋文昌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舉進士第哲宗時拜尚書右丞封汲郡公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宋敏球字次道授子賜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欽臣字仲至洙之子文潞公薦試舉士院賜進士及第官集賢待制 後漢書劉陶傳明尚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東都事略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裨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

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

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 原注晁景迂云閏按開元當

作天寶後並同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 原注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

不台○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其辭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失教奮擢之容註典謂堯典引

翁禮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看續曰嗣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國學紀聞注 卷二

史記原注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

原注鄒康成曰笏也○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者采政忽集解曰尚書滑字作習音忽鄭元曰習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 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至亂習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 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

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 原注是朔且冬至之歲○注譚亦歷志本文 高宗亮陰禮記喪服四制作

諒闇 原注註讀爲梁鸞 漢五行志作涼陰 師古注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

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涼管力羊反 大傳作梁闇 康成注開讀如 予若

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爲觀 見夏官司燿 微子我

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往注引鄭康成曰我

其起作出往也

此裴顯集解文

君奭天難讎王莽傳作天應

渠誡

師古注天所應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

原注

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書體晏晏之姿○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考靈耀曰堯文憲晏晏陳龍傳注引考靈耀曰堯聰明文憲晏晏文多不同劉熙釋名曰安晏也然則文異而義同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

年

宋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

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見漢書本傳○

閩案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費誓說文作萊誓史記作盼大傳作

鮮

閩案一作彌○史記魯世家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

大司注

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繅哲獄

原注大傳哀矜哲獄

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

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

原注賜通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

劉愷引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品多言也

原注

尼輒切○元圻案尚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康成注曰七始黃鍾大蕤大呂南呂始沈應鍾蕤賓也與漢律歷志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少子義王莽居攝養心惡之臯丘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曰宗室之備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注孟康曰民之儀表謂賢者 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費誓說文云周書有萊誓從米北聲廣韻作萊從米比聲云簞東郊地名此據孔氏禮記言之則知古文本作萊表謂謂尚書作萊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萊誓 楊賜震之孫秉之子後漢書本傳賜字伯獻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衆楊賜乃待請於華光殿中嘉平元年青眊見御坐賜上封事引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云天意欲整齊于人心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釋文敘錄尚書伏生授于乘歐陽生授倪寬寬曰授歐陽氏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會孫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濟南林尊受尚書於歐陽高曰授平常當授朱普沛國桓榮受尚書於朱普 後漢書劉愷傳愷字伯豫安帝初清和相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錮二世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入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萬氏集證曰今本說文品字凡兩見一品部品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品北讀與品



同見軼切一山部曲下山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曰從品象歲崖連屬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異于民部曲惟石部畧異也○元圻案品書周書曰畧于民畧讀與嚴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所見本異也○元圻案品書周書題書類書禱傳十三卷太常卿建安吳域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論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諺訓曰差矣曰孔傳凡八篇及據詳博經義考云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吳越舒州人闕書作建安人後有民之疾苦條引書作民畧則此條作畧蓋傳刻之誤

###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

頌元圻案呂成公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為虞書

閻按說文引五

品不慙亦曰唐書其特舜典合於堯典內三箋程易田云案說文引堯典八條舜典十一條阜陶謨一條益稷十三條只一條作尚書一條作周書轉寫誤也餘三十條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慙一條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援之以為論說集證引顧寧人曰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放勳乃殂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阜陶邁種德傳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夫不經哀夫不經茲在茲十六年引古占惟先蔽志閻

###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八

吾周內史通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周與守邦者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蓋矣○元圻案太傳自尤其以下題曰虞傳此舜典合於堯典之一證曰知錄之說辯矣然孔類達書正義曰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阜陶邁種德云云皆在大禹謨阜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也今據此以吾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今據此以漢範為商書可乎況太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共以下別題曰虞傳禹貢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總題則俱曰虞夏傳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別錄題皆作虞夏書漢魏相傳本可輕議

### 夏小正

大戴禮記

月令

禮記

時訓

逸周書

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

### 十言盡之天官書

史記

天文志

漢書

詳矣而舜典璣衡

### 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

原注堯典以日中宵中為春秋之異○元圻案鄭漁仲六經輿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知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

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蠶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揆萬民興廢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璣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

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

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全云當主五禮一也

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軍實嘉於臯陶謨則曰公

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云亦前說為長○元圻案堯典正義曰

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且推舉一星之中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入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英文益稷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謂元云星謂星與辰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禮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月亦當祭之故令星與辰別以月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皇南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索隱云為皆是耕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爾雅

釋言說原注今史記作南譌○元圻案孔傳訛化也掌夏之化也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說韓詩作訛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曰譌與說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說韓詩作訛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曰譌與詩作訛無羊傳云說動也藪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說為偽偽亦真說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僞古文尙書作僞也索隱作為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為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偽別淮南天文訓曰歲大旱禾不為高誘曰為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為索隱本是也案爾雅釋詞作造為也詩王風兔爰尙無造毛傳造僞也大雅思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索隱蓋本爾雅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開州別駕

周禮天官籒人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案正義曰是濟南伏生書虞

翻云鄭元所注尙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見三國志虞翻傳注案注文無

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八字裴松之謂翻言為然元圻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

謂翻言為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尙書大傳秋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馮康成注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東也齊人

語宋沈作詰寓簡柳毅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尙書云度日柳毅伏生書傳云秋祀柳毅康成云鄭衆也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毅今鄭注尙書从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尙書違失事目云云史記五帝本紀作昧谷索隱曰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堯典正義曰夏候等書昧谷曰柳谷說文部部冒也春門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門爲天門西部卯古文西部卯冒也秦門萬物已出非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邪莫飽切邪與久切段氏玉裁曰壁中古文尙書作昧谷鄭注尙書依之今文尙書作柳毅鄭注周禮取之今文古文斷難合一者也鄭本不誤而仲翔誤會謂其改邪爲昧

宅岨夷釋文云尙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鎔今按史

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岨夷既略

索隱云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原注古夷字薛氏

曰今登州之地元圻案宋毛居正大經正誤二號古鐵字也說文岨字下注云岨鐵蓋岨誤爲鐵轉爲鐵也釋文馬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岨夷也薛氏季宣書古文正義三十卷唐書藝文志張守節

因學紀聞注卷二

四岳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

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注

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

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閻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顛項之衰則四岳爲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共工也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爲氏周語又曰申呂雖莫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對於申齊許其族也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畫是萬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有此人蓋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各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適當處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

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

三焉惟孟子得之元圻案禮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臣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爰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 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子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烏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 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契爲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 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爲右注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而不及朋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左臺事未列於學官 晁氏讀書志卷一上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程子謂共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

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 何云

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卑矣既出而爲當時魏科盛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爲言之與 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 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 推伊川尚不脫時文識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此可以證程子之說 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元圻案程子說林少類尚書全解引之 韓非說見外儲

說石上又口堯不聽堯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諫共工於幽州之都 呂氏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我何地之道而不以我爲甚 堯爲失論欲得三公地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佛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宋王偁東都事略程子字子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園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爲稅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聖中黨論與坐貶官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荆宮大

辟也皇王大紀 全云胡五峯作 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荆宮大

大辟爲賊刑之科目 元圻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宥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

五刑墨劓荆宮大辟 書舜典孔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范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 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

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諡忠文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

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

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

書序已有此讀矣元圻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洎作九共九篇彙飲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

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孔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諸侯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孔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若溢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

謂歷試二十年元圻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

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二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

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圻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助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入

紀倚與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髮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史何常師制述存聖軌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

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  
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

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

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爲天地立

心者也

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圻案文十八年在傳舜臣堯舉八愷  
八元流四凶族正義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元善也言其善於

事也傳又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 成十五年左傳言其善於  
害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漢書高帝紀漢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懼  
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

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大雅卷阿之篇曰萬萬王多吉士又曰周詩  
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也謂公

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儉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  
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爲

國家之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  
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韓詩外

傳楚有善相八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主之說蓋亦本之於書 長者之  
稱疑始於韋非子厚軍自尊謂之長者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儆戒無虞絜齋閩按絜齋  
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

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纂漢

已兆於極盛之日矣

注見卷五陽之  
盛而一陰生條下

無虞豈可不儆戒

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

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

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

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

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

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

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

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元圻案  
絜齋解

七旬有苗裕一條元王與之書蔡傳引之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營爲左右督過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代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書以示羣臣莫不禱震失色 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郭崇韜復汴州爲宣武軍十二月敗于伊闕十二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三年聚斂射雁射鴨不一書矣 書錄解題黎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爽而止今本作十二卷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著錄 眞西山黎齋行狀曰變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學者稱曰黎齋先生

###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自阜陶以人之法 眞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爲成德此知人之法也 宋黃氏度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卽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 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

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

###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善而止也 元圻案眞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

春官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

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

### 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

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 林之奇書解以彰觀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於旌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旌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

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衾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 宋劉棻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尙書及說文璪火粉黻黼黻艾軒曰粉黻黼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圓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粉黻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益有由來也

元圻案書益覆予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藻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華蟲雉也畫三辰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水米若粟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此孔注天子

###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十五

之眼十二章也孔以宗彝爲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爲二物方足十二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爲虎雖賈誼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雖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黼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雉爲宗彝其實是虎雉也但虎雌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案鄭以宗彝爲十二章之一故并粉米如水一章林文軒謂黼黻黼當各爲一物蓋從孔傳 說文玉部璪玉粉米爲藻之文从玉莫聲虞書曰璪火粉米 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璪音早 考工記火以圖註鄭司農云爲圓形似火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爲絺或作絺字之誤也 說文黼部有黼字無黻字玉篇黼部亦無黻字讀字註云黼袂也 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非方正位句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贖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 林文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踰踰馬融以爲笱虞七經小傳全云劉原父作用其說書

禘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尙

象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爲白鳥也馬云鳥獸笱虞也 劉原父書小傳曰在者制樂官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銷鎗然也 經義考書類馬氏誰尙書注隋志十一卷佚



書錄解題三經小傳三卷劉敞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意言經者書行世自敞創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簡磬今文作簫

原注左氏曰韶謂磬樂名也

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林氏謂書全解六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韶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然鳳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創削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箭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創之箭注云舜樂名箭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其字從竹從創之箭以是知箭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曲為之說

說文寡嫗也引虞書若丹朱寡論語寡盪舟按書有

岡水行舟之語則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閩按舜暴並舉夏之賊

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讎不當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集證按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寡亦非所謂漢者寡在再幾之前與堯時舜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母若丹朱做惟慢遊是好做處是

困學紀聞注卷一

上六

作岡水行并朔滯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做下又云傲虐傲雖曰德一也是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做云字又作泉乃知丹朱泉為兩人名朋注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括言寡盪舟則岡水行舟之事是已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

所改當從古

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二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蕭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澹音

威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承傳同林少穎曰右文書畏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

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

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粹也

閩案舜以天下

讓禹禹獨推皋陶此日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元圻案大戴禮王言篇若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亦若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之○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宋時闕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皋陶稱

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臯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臯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干羽

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為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故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為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登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破其害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

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惛獄詩云法官

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

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瘖風俗通正秋篇俗說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謂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

國學紀聞注 卷二

和之乎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篇臯陶之狀色如削瓜楊倞注云如削皮之瓜青綠色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記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臯陶馬隊是謂至誠抱朴子外篇博喻臯陶瘖而與舜者同功晉野嘗而與雍朱齊明又云答縣面如蒙伊尹形若搗散侯爵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謬語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臯陶之狀如削瓜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

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

矣水經注卷十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

軍姓伊氏諱益字贖啟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

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贖啟本於此間按伯益即伯翳非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者乎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集說金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

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高卑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僇繇之為僇也此古字之通用也

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燹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益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於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未虎熊罷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尚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皋陶此不得爲垂鮌不得爲鯀他如仲儀不得爲仲逸受不得爲糾弊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牙牙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攷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人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齟齬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子子饋放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堯期而薦禹禹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自帝顛頭堯時佐禹治水爲舜朕虞養有鳥獸賜姓虞歷夏殷爲諸侯古今人表列譜數相益於上中而不列伯翳足以證金氏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日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家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老而不倦 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尙書曾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

國學紀聞注 卷二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爲昔自

閻按尙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爲伯夷後將

齊有二祖乎 全云四岳既爲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聞說何憤憤 方樸

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爲說頓項皇帝

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爲舜者指爲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

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耳與國語原古潛

邱考之不詳○元折案林少穎尙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

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爲四岳之後矣而又

以爲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章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

禮論曰伯夷豈四岳以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問氏此注蓋本於此

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雖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

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於時

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于孟春於時

冰泮發蟄百草奮與稊鳩先渾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

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

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呂氏春秋

察傳篇

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

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蓋語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羲和又謂羲和即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即四岳舉夔耳○元圻案堯典正義曰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顛頤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

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

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

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閩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當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非歟方樸山云以此為坊後世猶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有來宗道察崔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泛言其德昆命則異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當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竇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論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知深寧於此固有所概也夫又云未初道中自制詞亦不可破○元圻案漢書佞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破○元圻案漢書佞思傳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任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昏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臣所能堪耶後漢書竇憲傳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合班固作銘文選班固孟堅封燕然山銘云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發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後漢書韓稜傳帝西祀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拜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麻郡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有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何異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入臣不當用之語乞行卑辱時陳晦已除侍御史蓋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家寶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相之意甚明而思及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衍行也  
鼎制曰直由師錫之公燕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  
云言皆可績會曰汝諸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論考之呂夷簡制  
曰或形求方獲或枝下乃從當兩制曰遂磨故下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惟見祥端展而定制稍用師言之錫進

五行大禹謨以相勝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

案此大禹謨正義之文

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

此唐封演問見錄之說續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二十

博物志說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水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漢書郊祀志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司馬遷等從臣誦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柔而立無立爲懦柔惠且直

大雅

不直爲諸柔嘉惟則

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爲勝○元圻案  
呂氏讀詩記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  
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

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

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太一式占

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滌通志藝文略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

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 詔門王右軍謝太傅登治城注今闕 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錄曰天下 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讓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 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

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此猶

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 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爲 禹樂騷所謂歌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 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韶樂誤矣

說文日部 夏字下引虞書曰仁覆下何本作仁 覆闕下則稱夏天蓋

虞書說也元坊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闕下則 稱昊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

困學紀聞注卷二

曰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何書又曰 元之闕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夏下言之 玉篇廣韻亦作仁覆闕下故何 本從之然王氏誤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闕本

豫州榮波既豬古文云榮播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

波澁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賈公彥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榮播

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 二圻案禹貢孔傳曰榮澤波水已成遏緒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爲榮 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案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 處爲榮澤馬鄭王本皆作榮播孔氏以榮波爲一水 蔡氏書集傳曰周職 方豫州其川榮維其浸波澁爾雅云水自落出爲波山海經曰婁豕之山波 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孔氏以爲一水非也 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爲之

史記夏本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 任也任王者事音王王莽封王

氏女皆爲任原注註任充也男 原注註任充也男 原注註任充也男 原注註任充也男男任二字蓋通用元圻案忠氏 九經古義

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右男與南通皆訓爲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爲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右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 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位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爲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

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

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

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有黃亭此自淮入汴之道也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近濟水 闕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淮入泗 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邗江 宋樂史寰宇記一開封府封邱縣黃池在西南七里東南三里按春秋哀公十三年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晉爭長又一百二十三揚州江都縣合續渠在縣東二百里本吳邗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刊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入射陽湖今謂之山陽溝 東坡書傳十三卷晁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

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爲極○元圻案弱水

柳子厚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煥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蕩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 林氏尚書全解引王安石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角越尉佗自立爲帝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諱病不朝賜以凡杖羣臣哀慕等諫雖切常假借納用馮張武等受賂金錢登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率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 全云會改 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

史記禹本紀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會說本此折

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秘監且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以巴陵為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上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宋史藝文志會陵等尚書義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於錄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

之鄭康成○元圻案史記夏本紀集解於朔南暨下引鄭元曰朔北方是以暨字截句也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為句疏引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驗之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本作小註今從閩本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

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扈國

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

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

困學紀聞注卷二三三

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

氏春秋仲春紀先己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

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

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案今本呂覽無不字教不善也於是

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

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

伐扈戰甘者夏后啟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

夏書之闕何云既非實錄何闕之補○元圻案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

縣即有扈之國也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不知宜也高誘註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墨子明鬼

篇曰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鬻

有扈以行其教蓋說苑之說所本朱子楚辭集註曰該恐是啟字季少也斃戰而疲弊也啟少能秉德為禹所善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廢其後人為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王逸注啟攻有扈之時親于



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牀上何以遇敵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春秋先己篇高誘註傳曰：啟伐有扈，書曰大戡于甘乃命大卨云云。畢秋旻沈校勘本載孫氏星衍之言曰：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啟事爲証。考御覽八十二帝啟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啟，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商本已誤矣。盧氏文昭曰：伯古多作相，後人疑爲相，後人疑爲相，後人疑爲相，後人疑爲相。曾子固校上說苑序曰：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八篇而敘其篇目。

甘誓子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

師古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

之謂乎。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云：子則奴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奴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李布傳云：及至囚，九奴，膠苴，倍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元吳氏澄書繫言：二謂子則孥戮，後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元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十蔡邕銘論曰：黃帝有中凡之法，孔甲有盤行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舜鼎有不韙之銘。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

蔡氏集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子五子自稱也。然子

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元圻案：蔡傳又以萬姓仇子之

云：夫所以曷歸者，大康也。而五子則曰：子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大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子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大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樂，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大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繡均，王府則有韋昭注

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

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

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

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

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元圻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全解

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鈞為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類曰恐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量量之於室中得之并論語字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為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右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國語改革驪傳驪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瞻時為侍中注釋本名昭史為晉志吳李善文選注載樂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唐書文藝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簾顯慶中累擢崇賢觀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

昭十

傳夏有觀扈漢

地理志

東郡有畔觀縣

原注今開德府觀城

楚

語十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

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三五

昭注謂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

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

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

之人其言諄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述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尚書詰之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諄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厚齋詰之而即韋酈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柄柄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腰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之則詎突然內傳尚必無此語外傳始以為夏殷之姦子夫以追躋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罪而後可矣蓋當讀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姁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為啟子且趙孟舉三苗姚邠徐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叛國之中忽繼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

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章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一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啟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誠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師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爲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談否則以其爲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詰索隱云一作佶從

先王居故作帝佶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書序

佶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詰尙書大傳說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眼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爲帝佶別無所見案說文言語部詰告也告部嚳告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佶玉篇收部算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閻按晚勉哉二字勉哉

二字從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作

困學紀聞注卷二

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

者何云白蓋未之考閻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尙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元圻案白樂天補湯征其畧

曰湯者口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禮祀予畧厥牛羊乃旣於釜食予伯厭揆縶乃困於仇餉吁嗟於祀神亦靡肆於虐民雖心頃繩美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厥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咎爾有衆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

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按皇極經世二十

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按以授時

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自有食之却與經文學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問晚出書允征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含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按虞胤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舊歷殷歷周歷已自

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虛剗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已從虞剗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羣位之義爲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 唐書藝文志曾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雷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

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歸於毫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天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誓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傳 異 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

仁 全云呂文靖公本中字居仁 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

大功於聖人者 元折案文靖乃呂夷簡諡全注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 周頌般之篇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 禹貢 正義引春秋緯

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

益據此文 案此九河既道正義文 九峯蔡氏 書集傳 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爲也 閩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折案水經河水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其文稍異 書詩正義皆孔穎達所作而不同如此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

元圻案林氏尙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說以爲華蟲雖也宗彝虎雖也粉米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爲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紬以爲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

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爲作服而言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綉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紬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紉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豈暑月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爲二物粉米爲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爲華蟲曰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爲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爲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注外薄四海成建五長相應其說爲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少類之說尙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爲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旣以華蟲爲二物又以粉米爲二物則十二章矣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三

呂氏春秋

有始覽論大篇

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

今本呂覽無乃聖字

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特君覽驕恣篇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

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孝行覽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

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元圻案宋洪邁容齋四筆五呂氏春秋論

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遠書也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魁物之恠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惟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爲舜作詩子思我裳裳涉洧子不思裳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爲可笑荀子堯問篇云其在申薛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呂覽不同又容齋續筆十

一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從命而不拂傲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

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案朱竹垞曰四篇皆古文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語閔馬父之言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

矣何云必以孔子爲出於家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爲備○元圻案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

惠卽仁也而未有名仁之名至是者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並舜禹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

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呂成公雜說云孫卿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

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右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右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三九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

趙岐孟子注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

其胄裔也原注未詳所據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孫奚仲爲夏

車正禹封爲薛侯奚仲遷于郕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蘊云甘誓己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尙矣

原注爰革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折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義正建丑舜

重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

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侯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夏夏正

后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爲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

以建丑之月爲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爲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爲正宜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

月十有二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爲一月 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尙書  
在丞吳郡葉夢得少藎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少穎之說見尙  
書全解十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

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類語曰方當作乃卽所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閭按此亦有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一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  
惟十外丙之服曰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爲  
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 儀禮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  
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  
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  
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

困學紀聞注 卷二

義 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

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碑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

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圮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名  
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元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

妄也 金仁山亦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誤耳 殷  
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  
說異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  
夏甲居相祖

乙卽夏甲之子故以爲  
圮于相地乃遷都於耿 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 案隱云邢音耿  
近代本亦作耿

今河東皮氏  
縣有耿鄉 皇極經世二十 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

從史記據此則索隱邢  
音耿之說非 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爲

圮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  
公作 云祖乙圮于耿盤

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

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

原注祖乙曾孫

○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曾孫

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圯不應如是之久

也當闕所疑

元圻案書序仲丁遷于囿作仲丁河宜甲居相作河宜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孔傳圯于相遷于耿正義曰古

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圯于耿太不辭乎且宜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鄧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次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股者蓋祖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股蓋祖乙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林氏尙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是自湯至於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毫鄧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次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爲據意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 愚案釋文曰

困學紀聞注

卷二

馬云五邦謂商邱毫鄧相耿也五邦併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亦與序文止言圯于耿合 皇極經世十二乙未商王河宜甲崩于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邢丕賢爲相甲寅祖乙崩于祖辛踐位庚午祖辛崩弟沃甲立乙未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丁卯祖丁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癸巳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己亥陽甲崩弟盤庚立五遷復歸于亳改號曰殷史記以祖丁爲祖辛之子經世紀年以祖丁爲沃甲之兄則與祖辛爲兄弟世次不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

也何本

作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

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爲進取

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

運之說乎

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 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 此等議論非不塵壘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



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 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  
誤又云唐經黃巢宋敗之亂安得向有奢修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趨  
匡誕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爲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違迎而爲  
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卽南宋初李忠定亦建  
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會觀之勇可謂賢矣然而  
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  
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  
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  
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  
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爲人木強無他所能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  
有經濟才權左諫議同平章事人大驚 宋范晡文對牀夜話云龍川陳  
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鏐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  
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  
原上應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淮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 二 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  
所無

論語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尙書湯誓無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 闕按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

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朕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救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以爲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湯來之辭矣惟國  
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其辭相類  
孔氏遂併以墨子爲引湯誓與 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隋志云有古  
論語與古文尙書同出章句頗宜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  
一篇孔安國爲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  
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此條所引孔註卽集  
解所載也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

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爲益得此

意 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蓋

日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病耳  
後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兒  
弟爲念時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閩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

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

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大傳之誤閩按說苑記於大戊世又記於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

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本合生湯之日大拱不恭之罰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

也臣聞妖者福之先祥者福之先見然而爲善即福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

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風興夜寐弔死問疾放過振窮七日而殺亡漢書

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俱生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

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樂榮意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

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大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

困學紀聞注卷二

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呂氏春秋記

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其辭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爲下者曰耳說苑

記大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

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于朝又敬慎篇引孔子曰殷王武丁

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

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後武丁

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

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威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按

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元圻案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當使列人築

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水紀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傅說版築所隱之處當名聖人當在今陝州河北縣

北七里即虞虢之界又有傅說祠墨子傳說衣褐帶索情繫於傅說說苑

雜言篇傅說負糞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張衡傳委頭築而據文軒

注謂傅說也崔駰傳或以後夫發墓於王公皆與孟子合通志殿紀按築

者築室也依殿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吳氏蔡氏之

說益本於海仲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

論書

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閻按孔叢子真偽書朱子所謂

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圻案史記股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圍曹圍子冥冥子振振子微索臯臯甫謚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 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二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子孔撰凡二十一篇末為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臧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全云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

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 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 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為文王說充膠鬲謂武王為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善序殷始皆周商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

困學紀聞注 卷一

三五

之舉秦晉親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阮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皆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巨東萊王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為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

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

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

其可忽哉

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圻案西伯

戡黎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于里黎在朝歌之西 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黎之屈子以責於衛也春秋閏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

庶長王黻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三王黻攻皮牟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禎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禎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鄆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藥雜卸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

問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眞燕書哉

原注或說謂新經以泰爲否泰之泰約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

同 原注音泰者非 元坻秦林少頌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

文尙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 案正義曰經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是初唐時亦作泰 經義考晁氏文武尙書詁語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 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象之少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 闕按辯亦見古文尙書疏證第一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 下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 叔孫穆子

亦曰武王有亂十人 闕按今左傳有臣字 案昭公二十四年長宏引大誓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有

臣字 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 闕本脫也字

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元坻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故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

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卽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 朱子論語註蔡氏尙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頌曰劉原父謂

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闕其所疑可也 陽湖趙

氏翼除餘業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章與齊業武明追隨周亂武明卽神武妻嬰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 傳公 五年

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元圻案楚辭天問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注云且周公

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且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天對云藥約黃鉞且觀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且不嘉其意一也天對柳子厚作

武成式商容閔正義引帝王世紀

全云皇

曹謚作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

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

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

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三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

案世紀原文臨衆下有

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

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

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

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

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

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

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  
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請見史記留侯

家世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問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齊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答善哉去取之審也夫商容仕於殷弱而欲故糾是何舉動豈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閉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行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有斟酌也樂記正義曰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武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愚案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生鄭云表商容之閭不應於注禮有異鄭以其子爲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云武閭表閭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陸文爲義正義前一說得之晉書皇甫謐傳謚字士安幼名謐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晏春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畀字費

誓序東郊不闢案說文及古今字詁林古闢字闢

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愚

按古文尙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元圻案匡謬正俗二武成

序往伐歸畀徐仙民音畀爲始售反按武成當歸馬於華山之陽於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說文解字云畀擿也字林音音火又反獸字從畀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畀於後始借養字爲耳且舊獸類屬不畀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有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麋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畀字本音讀之不得以爲獸一邊復謂古有簡卽呼爲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沘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民音開按釋文解字及張揖百今字詁林古闢字闢古闢字說文虞書闢四門闢作開从門从艹此經闢字亦當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闢者衛包改从門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琅琊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師古官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畏高

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母侮鯁寡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洪範口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

遺續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尅詩

齊子豈弟箋古文尙書以弟爲圉正義云洪範稽

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

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圉鄭依

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圉圉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圉即洪範曰騁其下乃注文古文尙書曰滄

曰圉與周禮注同三箋經序按說文口部引商書與毛詩箋周禮注同蓋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康成治尙書亦

淵源於衛賈馬故音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白字似圉圉升雲爲一句半有半無爲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尙尙書逸句非也

一作圉圉史記作弟弟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

困學紀聞注 卷二

見鄭氏易注太夏公從孔友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爲悌

也說文曰圉讀若騁今尙書作騁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闌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皆爲洪範之學元圻案小夏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尙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朱子詩集傳曰爲此

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文曰荆公解聰明文思宰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夏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昆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會子固熙寧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

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

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

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

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  
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  
有及此者閩按真西山言韓愈李翱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會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折案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行義序

韓非有度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母或作威母或作利從王

之指無全云無亦當作母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尙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蓋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呂皆在宋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案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僅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三九

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

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元圻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

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于也胥餘其名 又敘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 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鄒陽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

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

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集證

曰黃氏曰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尙書嘗聞前輩言履者殿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啟乃繼禹屨不服一蹶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屨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



嘗於經筵奏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股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元圻案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放巢命水經二十九汭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奔國也舒叛故圍之春秋楚人圍巢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朱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爲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

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

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

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

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且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閻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徵讀錯魯世

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

之事失其本末譙周語亦索隱所引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

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爲一條全云只是一條何說非○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家此條今本大傳佚盧學士文弼採師古注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揃爪事於成王時後

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變動及更葬

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

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會以王禮申命魯公

郊而天立反風雨禾稼復起案章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雅

雨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三國志蜀譙周周字允南巴

西西充國人也。耽古鶴學，爲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張南軒嘗命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

閩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爲東征。

罪人始得爲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爲魯蔡流言卽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朱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時信筆管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與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誦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子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尙書大傳二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

困學紀聞注 卷二

聖

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

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之。

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

今本周書作鄙。召太

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

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閩按九年大統未集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辨見古文尙書疏證卷二第二十條。○元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歸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自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旣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竹書紀年帝辛二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四年，書西伯昌號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年遂周書柔武解維，元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卽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卽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卽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卽政事之位，通稱喪數之爲十一年，但數卽位之年，則九年。再項氏直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疑。



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讀饋爲歸今從古 說文食部餽亦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案詩正義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

霍蘇氏傳從孔說林氏全從鄭說三毫孔

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立政篇康成

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阜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

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二說俱見林氏從

鄭說呂氏東萊書說○闕按呂氏下當從前增蔡氏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叔爲三

叔鄭義爲長全云三山林之奇字少類呂成公師也○圻案康成邶鄘

衛詩譜庶殷頑民破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

蔡叔霍叔尹而敘之逸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

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邶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鄘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

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三毫康成以阪尹卽三毫之一

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虛之衆及三毫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

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周之西界隴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

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立政篇

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皆不以阪尹爲三毫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

引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云唐孔氏以爲百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

此言最爲近古殷庚上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原注引孫毓之

說見詩正義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樸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直是

在彼逆地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

大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所案大誥正義曰將伐衆而賢者卽來言人

事先應也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

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某於十夫亦云

程泰之演繁露八史記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

成叔聘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

卽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元陳氏機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

東謂衛殷都鄘案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詩譜自

紂城而北謂之抑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

殷卽衛也注以殷爲抑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

曰東征抑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

其抑鄘之一歟原注願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

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

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

困學紀聞注卷二

聖四

歟問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自此自雒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

字又不同詳余尙書古文疏證明黜明說全云向雒相去幾時間說非

○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揚

雄傳曰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藝文志書類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

脫簡各語脫簡一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

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

尙書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

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

成帝以向爲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

保辟絕句案小雅祈父箋引書曰若疇祈父知古文以父字絕句也朱子詩傳引酒誥曰祈父薄違從荆公朱文

公以爲匱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

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此二說均悉詞五誥解從之漢儒居攝還政

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和張文潛贈云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信夫

何本件信矣 元圻案朱子語錄人言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須避他且如矧惟若疇正定辟古註從父

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 林氏尙書全解酒誥篇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遊進繫於農父言迨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致三卿皆其疇匹也蓋違者言司徒之迨逐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司徒關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篤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 葉小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其位 書錄解題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

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泆者而可

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四五

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

勸故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元圻案東坡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

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覆丁寧以殺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鑿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 經義考張震尙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眞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

宗五正焉

俱見定公四年左傳

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

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

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

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

闕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

萬子

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此引逸周書皇門解節刪字句

然則王室之不

壞繁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  
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

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

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

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

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

矣

全云此有嘒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爲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圻案大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鄰家也正義節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司職九兩注兩猶綱也所以協調萬民宗繼別爲大宗以收族者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

國學紀聞注 卷二

四十一

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神明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明於  
道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臧宮 晉語欒  
伯諸公族大夫公曰苟家厚惠苟裕文敏嚴也果政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  
爲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傳良曰殷民七  
族實封康叔慶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恩義足以  
帥其族正有兩者所以爲治也漢高帝都關中能齊諸田楚胥屈武帝以六  
條詔察百以強宗爲言陔夷至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  
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

周書梓材謂之逃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

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

民

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讎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爲指頑民  
恐非○元圻案召誥經文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  
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讎  
訓爲匹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

之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

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呼商之澤深矣

何云

詩書之義又自不同。全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爲欲迎二王深寧所以略嗟而言此。○元圻案東萊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亦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般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畧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

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元圻案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注曰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宋史繩祖學齋帖曰日余作補七月采篇獲日月隨天左旋。

婁敬曰成王卽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長利篇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

困學紀聞注卷二 四七  
也說苑登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

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爲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王公設險之言皆贅矣。○元圻案林氏尙書全解召誥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絲絲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之賢不計其傳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天下與人矣婁敬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能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此君爽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爽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閻按周官由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何云大司成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當為宗伯之

記賈誼書言師傅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在上當以散宜為氏閻按大戴禮記

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

以相長事即小大 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

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

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

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母逸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母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母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

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圻案劉敞曰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昭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尚書全解東萊書說

真西山大學 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從之

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

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為之說○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 孔傳云

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 蔡氏書傳從鄭說謂

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

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

為祖甲

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為據而妄引之乎 閻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下周公言自殷王中甲及高宗及祖甲

我周文王及三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  
○元圻案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迷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棄股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喪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寧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甲武丁而誣祖甲也 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唯得十四年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 元陳氏師凱書蔡傳勿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

言九

堯舜之兢兢

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元圻案董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曰行其道而舜業業曰致

其孝 項氏家說十自營維說曰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 翼翼文王也一經之義總學於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四九

也不可須臾離于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合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日故曰顧畏于民晷天之監臨常在

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

元圻案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畏于民晷作晷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知人曰人君急

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

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

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

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元圻案荀子曰王道治遠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漢書左雄傳宣帝興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重循吏用法循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 資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聰察彊宦官中廢後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

漢書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唐書合狐綯傳綯字子直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通鑑宣宗十三年崩合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

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

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王名勝孝

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

莠莠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宰豎靖王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

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卬光舊川王賢膠東王雒渠皆舉兵反又諸侯之

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上官之

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

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末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考傳有

困學紀聞注卷二

凡將邢茅胙祭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

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闕

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

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將諸國則七

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

非周公子或云持如君夷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

中輿輔之者亦周公也宰孔亦有識見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

黑肩周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

黑肩周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

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內繼世為王朝之臣庚戌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

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為非而陳少南為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

之苗裔見於告成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

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路人然決無是理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篇序文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闕按地理之學

莫妙於目驗趙充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

往來亥豫之域者也元圻案鄭注見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良顯乎閭閻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閩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

告誠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寃於是且于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

例可知詳卷二十七條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文作偽之證則又過矣晉邱力攻古文尚書為余未取

信 遂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

釋 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

元圻 案蔡氏尚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誅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十一

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陳氏懌書集傳纂疏引呂

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尙忘

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真氏曰善則稱君含

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 用賢以

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

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當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嚴下有貫珠者曰王不知因以為已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 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史伯論周之微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十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

曰庶言同則釋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真同哉王莽且以此變悖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比合者也

年左 傳

庶言同則釋

元圻案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漢書孫寶傳平帝立會越檣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曰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薛氏古文訓曰衆言同乎爾者爾當釋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細釋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

定柳子

宗元封建論

謂天子不得變其君

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

天下自私自

殆未考周制也

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

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

案以上潘子善問辭

朱文公答謂天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五二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

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罔

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

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朱子自注云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

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

下云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

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

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

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

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

何云充得之

劉韶美

閣按

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

議曰唐自武德

高宗年號

以來皆用易月之

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

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云何

朱子語錄持恥其說發自蘇氏耳 閻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毅仁尙書是正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冕大裘則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元圻案東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君臣皆寬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喪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惜疑之不易斯言矣 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傳良久曰釋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其立新君使驟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閣之暖昧而擁立於於一人之子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半鎮安危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五三

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二日癸巳皇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遺詔上鑲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 宋史劉義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大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雖是其言竟用栗議 林黃中名襄福清人宋史有傳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

公字 元圻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

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 事見桓公七年左傳 陽樊之民不肯從

晉 事見僖公二十五年左傳 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

之入人深矣 全云曷待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 唐賈至議取士以

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

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坐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

四維不張

問按賈誼語

而秦歷促恥尚失所

問按干寶語

而晉祚

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史記周本紀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

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揚綰條奏貢舉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士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趨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趨靡然向風致學諫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而使禮讓之道

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道節不得而萌也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寶應二年楊綰士條奏貢舉疏諸司通議李棲筠賈至嚴武並是綰議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

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元圻案畢命曰悲般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蓋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鄭康成抑廡

衛詩譜曰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七世之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衛風先變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

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

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子遽伯玉之類萃焉

晉趙衰以遜化一國

事見僖公十七年左傳而知范文子之賢繼焉

焉故曰樹之風聲

元圻案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碻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鮪蘧瑗

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於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欒

欒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已野之閭亦莫不皆然

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唐薛登上疏曰冀缺以禮

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絮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

事見襄公二十四年左傳 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

官

禮事見哀公二

十四年左傳

周孔閩按孔當作公

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

何云在盡信書下

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閩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

正皇字○元圻案盧六以云云閩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 墨子尚質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

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篇問身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

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

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元圻

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垂

張子韶

全云張文忠公元成字子韶號無垢

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

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

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元圻案橫浦集罔命論曰余觀君牙伯罔之篇亦虛心於治道矣穆王其父昭

王溺死於漢水畧無恢復之志而馳騫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

三復兩篇見其懇懇惻惻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時人哉有陸贄作

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

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厲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為

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為念區區如兒

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曰

以史攷之是平王罔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使平王且知

父父子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

戈嘗胆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

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

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春秋定公十四

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

子嚭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槩勾踐於會稽

之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



復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平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  
已日雖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揚之水朱子  
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周而殺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  
今平王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愆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  
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亡而後春秋作  
其不以此哉史氏浩書講議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  
平王之無志恢復袁氏變經楚毛詩講義式微篇稱太王勾踐轉弱為強而  
貶黎侯無羞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皆援古以諷也張子  
節作書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為論一篇載橫浦集中胡氏安國字康  
侯建安人益文定善春秋傳三十卷其善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

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棠誓禮記曾子問注後世起復

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竝

困學紀聞注 卷二

與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據此則伯禽

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公

三十一 穀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

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閻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圻案費史記作胙今閻何本俱作胙說文無胙字誤也今據史記改作胙曾子問正義曰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

不絕見史記儒林傳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元圻案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辟席釋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閻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

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鮑彪註曰觀管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

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

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

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愚按漢

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何云員

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考集證惠氏九經五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尚書本作云衛包改古文始从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

文心雕龍宗經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

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

可以觀事阜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

傳原注孔叢上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阜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集證引大傳說畧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若錄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却合○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至七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年左傳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襄公九年左傳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左傳叔向之言

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早鹿俱見周語下叔孫穆子之

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左傳又見魯語下成鱗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 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魯語下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上其

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下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上其

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

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圻案周語韋昭注早鹿詩作懿古字通遲任見尚書盤庚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馬氏釋史曰尹逸即史逸亦曰史佚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

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成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彙編嗚呼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  
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尚有意在經學也  
元圻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鄭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說王粲集中  
難鄭元何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躐云文集止有詩賦銘  
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  
之元行沖釋疑曰子雍規元數千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  
為肅謬又曰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以東準漢之北一人而已莫  
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繁縟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  
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  
六十八條張融敷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  
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用魏徵禮帝命  
行之失也唐書儒學傳元潛字行沖以字顯初魏光祖請用魏徵禮帝命  
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于官留中不行沖疑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  
曰釋疑隋經籍志王粲尚書釋問四卷唐書藝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

襄公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

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元圻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族師之類余友王汾原照

曰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士也

因學紀聞注

卷二

五

王景文

全云名質

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

全云名伯玉

欲記考

古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何云

曰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元圻案王景文為張安國集序  
王景文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  
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  
用顧命公榘等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說事將異其  
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勳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三  
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  
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張安國名字  
祥歷湯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  
湖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義門疑王景文為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  
國為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集中于湖集序也張伯玉即蔡條鐵圍山叢談  
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  
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達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嘉祐中為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

允以嬰戮益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

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克論衡

云氣壽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氣壽云壽若召公

元圻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管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向注皇

甫謐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

加論衡氣壽篇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

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大尉楊駿辟為祭酒成都王駿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

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罔移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助字仲遠撰風俗通曰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

洽聞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疏謂書傳說

困學紀聞注卷二

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圻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惰前歌

後舞注鼓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家云五是開按今本來備苟爽謂之

五韙李雲謂之五氏何云韙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

於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

二字屬上句與波俱所受俗書誤讀也八卷入五是為韙習之為非也是又作氏者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

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在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為下蓋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為是○元圻案後漢

書荀爽傳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注韙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

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水字宜作木字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她

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

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又云兩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

閩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爲車

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詁足信歟○元圻案洪範正義鄧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鳴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鳴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燠火氣爲風又鄧云箕星好雨者箕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 漢天文志曰異在兩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風西漢方軫星亦好雨或兩字爲風字之誤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

也 閩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慮之域而不進履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君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

###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卒

得有貴此論甚精 萬氏集證載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圻案曾子困其範禮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威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不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 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充其筭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於民也 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意到今稱之 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

武惟揚注云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

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拜讞言 闕按

說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二十八條○元圻案今本趙注讞言仍作善言蓋後人所改 尙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送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故趙邠卿謂尙書百二十篇也案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經書出於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尙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

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

同不害以明功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二十

困學紀聞注 卷二

空

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 闕按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未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卽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尙書○元圻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爲成湯云云 唐書儒學傳陳正節穎川人語見本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全云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元圻案 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奇尙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餅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庶沙所刻洛誥以下皆偽續也然之奇初稿爲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餅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又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則門人雜記之語瀾始刪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家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成之學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 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爲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

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

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七曰天下將滑則人必

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又曰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周

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

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

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

多質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此漢之家法何云意本蘇傳全云此漢文

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敖申屠嘉周亞夫竇嬰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入才日出漢治日

衰矣○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門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口陛下以終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喋喋利口

困學紀聞注卷二

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又周勃世家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愾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悃愾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範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

恕詩關雎序春秋桓公六年左傳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

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疆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恕讀伊

浴書太滅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於侯子之隔壁聽與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也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何云率合不成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

之次第也○元圻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著之意為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納

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疆怒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三

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渾渾乎爲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

一則字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行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

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晉鑾書語見宣

公十二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年左傳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語見晉語上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閩本無此三字禽獸

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

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

困學紀聞注卷二

雅盡廢其醜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慝於阻饑

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來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爲中典甫刑爲重典

非也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

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十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似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

時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秦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雷葛燈籠麻繩拂閩本云繩拂元板作蠅拂於陰室案事見通鑑宋武帝紀大明七年

唐太宗雷柝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事見唐郭湜高力士傳作法於

儉其儉猶侈況以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治訓子孫必

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矣耳宋孝武大始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闕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柝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爾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詰陵寢宮問所雷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曰跪奉肅敬如不可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李固

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尙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竇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銅君子謂之朋比慘澹少恩曰威

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

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

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

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既醜位頗見遠乃卒於此三國志魏書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卒於此三國志魏書曰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問太后遣方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

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公晉書鄒超傳超謂桓溫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又帝奕紀太和六年溫內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爲東海王後降封爲西河縣公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元始五年平帝崩世絕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忌避之入自秦王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成惶悚引弓三射不能殺王一箭斃建成再中元吉

蘇綽大詰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令不

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何云大詰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全云何氏過推蘇

緯未見永嘉一輩人議論元圻案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時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改革其弊因魏恭帝廟羈臣畢至乃命爲大詰奏行之自此之移文章皆依此意漢書房元齡郊廟放大詰作策論目當反政孺子之意湯雄太元更次五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合於古利用革矣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異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

國學紀聞注 卷二

六五

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思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詰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故義門云爾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

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

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

與史不同邵子謂脩乎聖者秦穆之謂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四注

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

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爲眞乎則彭衙之第兵何也若謂自茅津

以後作誓是謬爲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爲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圻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春秋勸善其辭怨春秋備善秦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大傳略說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孟迎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

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

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元圻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宏為皇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

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越庭靡靡三善六德勳志無愆文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又史

祥咨隋太子廣書云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葛羅斯記微心眷眷孟

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為太子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

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

也漢書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來輔周室詩地理攷術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

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

竹簡書在晉咸寧晉武帝年號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

困學紀聞注卷二太史公引克般度邑案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事本周書克般解望

何云此條實佳然何與經事實入攷史周書度邑解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

注儀禮鄉射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閻許叔重說文羽部引

逸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又豕部引獬有爪而

不敢以據今本周祝解瓜作豸獬者若臯雉又獬字引獬有爪而

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杜

補今本已成而汲冢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轡之柔矣襄公二十六年皆以周

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

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

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當攷左傳杜預春秋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

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

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闕

王氏云當攷余因編考一束晉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知此當以當日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元圻案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恭宋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冢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千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幽周王為大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經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經辭別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與孫邱段二篇書左傳諸易國語三篇以是造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易國語三篇以是造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易國語三篇以是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綴書二篇論射法生封二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田穆王遊行四海見周襄王母圖詩一篇書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晉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衷不識名題暫在著作得穆王書隨疑死皆有義證 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猛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說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曉 王氏此條本李異

戴逸周書考

困學紀聞注 卷二

空七

書大傳禹貢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

谷大都案康成注隆讀如厯降之降或作酋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之貢物此禹時也

周書王會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

一孔晁注稷慎肅慎也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自高夷

以下其贄物十四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

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

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

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

代其說非矣

方輿山云先儒謂三恪不知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為三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

案孔晁注戎夫

左史名遂成也

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

集取要戒之言沙二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郇其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

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

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

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詩會

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賈沙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風氏風沙氏

宿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平州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六

休西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騁經與葛屛近預云中牟林亭非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論注云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郇次之潛夫論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韜曰會氏南氏世本有男氏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有巢今果州果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弱於畢程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上有上陽下陽晉晉鄆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穀平一作平氏阪泉姜姓後有上陽平氏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六韜作懸原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西夏今鄆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

亦見文子

精誠篇

張文潛

代范樞密

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

者爭先蓋本於此

閩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

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

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

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

原注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議

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爽以康名閔天以尊顯閔天諡當攷○元圻案玉海五十四編定六家諡法二十卷判太常范鎮同判寺周沆等撰取周春秋廣諡沈約賀琛及扈蒙六家別其同異去其重複刊謬補缺集爲一書 呂成公策問今本集不載

文心雕龍銘箴

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

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集證按文傳引夏箴日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

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 名類篇引商箴曰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元圻案盧氏文昭曰御覽三十五引小國無兼年之食數語作夏歸藏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卽謂此也 呂覽十三二曰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召類之謬今卽以應同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

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

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

因學紀開注 卷二

李九

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

宣德皇 后令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

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

星九星卽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昭曰文選

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原注戰 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見 漢

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閩按戰國策太 閩按蘇秦傳引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 故見此書 閩按蘇秦傳引

周書曰絲縣不絕蔓蔓奈何蔓蔓不伏將用斧柯而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圻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吳王請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

吳錫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河者其則不遠君亡會稽之厄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 三墳書無傳必穢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

周髀

管子所云造六崧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戊篇慮造六

崧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居人之王循六崧行陰陽崧字未詳許行為神農之言晁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

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

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

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云崧當讀如計以金有歧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崧研亦可證○元圻

案周髀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

###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七十

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二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漢書食貨志量錫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

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齧齧者存用之不勤篇黃帝

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形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漢書

藝文志陰陽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籙諸公之所

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

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卷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黃

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玉海三

十七中與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

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文而異

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

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

卷謂聖注又一卷甄鸞述述周髀圖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志云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辭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臯祖鄭漁仲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

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

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

言則為梁邱據之苟同元圻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唐

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案此西伯戴黎黎文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

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

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

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母華覈

亦吳之祖伊歟元圻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承光吳郡武進人也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

門發表曰聞閭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首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刑漢儒

以春秋決獄注詳第六卷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

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

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

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

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閩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

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彙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

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滔滔絕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元圻案荀子非相篇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視故曰欲觀

聖王之跡則於其彙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史記李斯列傳斯楚上蔡人從



荀卿學帝王之術泰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諸有文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遺者朝舉因首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釋之曰秦漢之間事變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漢書文帝紀帝爲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曰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劉原父草進唐書遷秩制亦云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

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五年洪範言惟

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

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

因學紀聞注

卷二

七

然元圻案洪範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壽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弱年薄宦不累

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承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後漢書陳寵傳寵會祖成哀間爲尚書莽篡位召咸爲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旣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

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元圻案漢書蕭何傳漢王

謀攻項羽何諫曰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呂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呂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

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尙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闕按書序傳說無相字孔

傳有之耳○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卷尙書百篇圖一卷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曠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全云孫則若李敬義之於勳○元圻案真

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晉書沈充傳充知

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刑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典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爲慕容恪所執遂遇害梁

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閣張容啓東昏于舍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曠別傳曠爲吳興

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曠降曠承其使爲神茂所執曠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諡曰忠貞子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

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爲侯後流嵩州以愆志死子湛謀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子不薄亦須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杜子春日條當讀爲滌除之滌

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時周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爲書但非當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愆逆之賊乃偶

一用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爲戒

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集證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蠹生之謂之蠹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

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

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

原注又與省同

則蘇氏之言亦有

所本

元圻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判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

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曰此耶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

聖俞語合公賞其寡道太息不已晉書劉琨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爲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司司法欲必奉故今主者平文理

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制權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

事天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

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

事見僖公二年五年左傳

壯武殘

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

珮而去

事見定公四年左傳

此可以爲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七

玩物之戒

元圻案穀梁僖公三年傳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日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晉雷次宗

豫章記曰吳末亡桓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選繹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

尺開之得一劍孔章乃匿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

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

必不耻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

者勝

閻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余嘗集陶宏景皇甫謐爲柱聯曰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

其志云○元圻案老子語見文子自然篇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

答爲邦之間終於遠佞人 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

秦子固說林氏尚書全解引之謂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

後山

開披後山陳師道號

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

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元圻案陳後山集十

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彭城當其衝守臣蘇某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某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容陳師道以為之銘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併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願臣之愚何與於此

後山門人魏衍為後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輩曾大器之遂業

困學紀聞注

卷二

千門元祐初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

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

書集傳

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

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

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

詩可以興

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喜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樂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

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臯陶賡歌言元首敷股實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五子逆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

案林少穎曰薛

氏劉氏皆以為益稷脫簡重出

東觀漢記王阜為筆泉令鸞鳥集學宮

閩按東漢有學  
官字此其一  
阜擊磬而舞  
況舜樂所感乎  
全云東觀漢記

條有疑章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稷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贅夔曰  
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故云爾○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  
傳上謂舜典之末行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  
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且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  
五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東觀漢記列傳十三王阜字世公

蜀郡人補軍泉令吏民向化警翼於學宮皇使五官掾長沙墨為張雅樂擊  
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翺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四庫全書簡明

目錄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初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  
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蓋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久已散佚今以永  
樂大典所載補查勒為二十四卷  
常璩華陽國志序章曰德政益州太守

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  
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

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全云靈字稍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主六

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

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

平  
元圻案儀禮觀禮饋者謂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

伯眼幽王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  
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

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  
東萊書說曰嗚呼周

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歸未報王略未復正  
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還自以為足曰父

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旅不用齊爾拒嬰弓功已報矣曰柔遠  
能邇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  
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  
季春書  
曰大為民茶毒也

元圻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  
鄭注茶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楊原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荆荼是懲索隱曰荼音舒又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  
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是茶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原注屬禮注度西曰  
柳穀○見天官縫人魏明帝

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卽其地也閩按情地理志

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爲甘州衛○元圻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

元川益鴻寶石負圖狀象龜蛇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

焉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日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

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齏圭爲計以蒼石室之至晉

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

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

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

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 僞混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官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卽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

周官所謂六卿六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二老二人分

天下以爲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卽唐虞之四岳也愚案二伯以董正九牧九

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爲之長而

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

從而生哉

困學紀聞注 卷二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

一爲聖人之言眞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

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

以異元圻案此條皆眞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眞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

前 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

民不足畏爲桀紂秦隋

詹元善全云名體仁 朱子弟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

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眞氏

大尊衍義取之 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

主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益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

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此仍遵

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亂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元圻案禹貢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在左馮翼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 王氏天與書繫傳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兩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為雍州之梁山則當為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為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為是 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澗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澗水又東流入於汾河水左合一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益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至是乃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 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跡遺功尚存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

困學紀聞注

卷二

七

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漠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惟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男忠錫孫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之二終

